

大圈帮

● 雪米莉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247.5/X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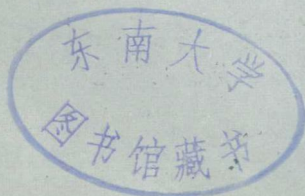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X3

大圈帮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雪米莉 著



24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正 平

装帧设计：谢 将

大 圈 帮

雪米莉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全国总经销

湖北黄石印刷厂制版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66印张 260千字
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0000

书号：ISBN7—5354—0446—4/I·380

定价：4.95元

目 录

1. 蛇头 · 蛇船 · 蛇客 (1)
2. 有情 · 有意 · 无缘 (21)
3. 倩女 · 花皇 · 烂仔 (38)
4. 解款车 · 金表行 · 大圈帮 (59)
5. 陷阱 · 情网 · 魔窟 (65)
6. 缠绵情意 · 酸 · 甜 · 咸 (79)
7. 明刀 · 暗箭 · 回马枪 (95)
8. 鸿门宴 · 和头酒 · 青帮洪门 (110)
9. 红颜女 · 薄命人 · 脱衣影星 (134)
10. 港姐 · 艳妹 · 三角恋情 (148)
11. 赌场沉沦 · 商战折戟 · 一方霸主
..... (181)
12. 黄花女 · 乱性酒 · 色情狼 (199)
13. 连环计 · 大搏杀 (208)
14. 小子光棍 · 同门师兄 · 虎狼争斗
..... (231)

15. 勇男热血 · 泰妓多情 · 人肉市场	(246)
16. 痴情郎 · 女儿娇 · 生别离	(262)
17. 赎金二十万 · 前功尽弃	(278)
18. 警 · 匪 · 黑 · 大血拼	(294)
19. 手足反目 · 死神光临	(310)
20. 荒山赌命 · 血仇狂杀	(328)
尾声	(341)



蛇头·蛇船·蛇客

太阳刚刚没入地平线，西天尚留有一抹金红色的光带，海水的表层荡漾着由蓝变灰的波光。一艘用帆布包裹得臃肿不堪的快艇，从澳门凼仔的避风塘伸出半截身子，很快又被竹竿撑了回去。一个俯在船头看风的汉子，警觉地盯着泛着墨绿色亮点的海面。这是珠江出海的河口，像一个巨型的喇叭，倒置在太平洋上。在澳凼两岛对开的地方，有几艘船正在游弋着。那隐隐传过来的马达声，和着呼呼的海风，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那是中国海关的辑私船和澳门警方的水警轮，它们在履行各自的职责，截查着每一艘可疑的夜航船只。

闪缩回去的快艇，在静候着时机。这一带较为荒僻，一般的渔船都不喜欢在这里停泊，偌大的避风塘里，只有几团灰蒙蒙的光晕。四周一片死寂。

突然，快艇上有人大声咳嗽起来，惊得那守在船头窥看外面动静的汉子心头一凛，正想过去弹压，冷不防船舱里又一阵骚动，快艇失去平衡，猛烈地摇晃起来，差点把那汉子摔下水去。那汉子大怒，冲过去就在帆布上狠狠地踢了两脚。

“你们想死！”他抵声喝道。

快艇本来是有篷的，船主还是觉得不保险，又在外面的罩上盖了一层帆布，把船舱遮盖得严严实实，外表看就像一块偶尔露出海面的大卵石。汉子这两脚显然踢中了人，帆布包里面传出“哎唷、哎唷”的呻吟声。只见帆布包瘪塌下去一块，紧接着船板底下迟迟疑疑地钻出一个光头来。

“老大，舱里又闷又热，我们受不了啦”。

光头在月光和水影相衬之下，幽幽的青光十分耀人。他自然不是第一次偷渡，而且他的光头也表明他最近一次偷渡没有成功，那被内地公安人员超度去的头发，还来不及长出芽来。香港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立场，也为解决自身劳务市场的需要，决定特赦这几年已经涌入市区工作的内地非法越境者。这消息传播了有半个月了，想碰运气的人很多，现在船舱里绝大部分的“蛇客”都是。光头的情况有点例外，他倒不是去赶什么潮头。他其实在香港已经呆过三年多了，算是老香港了，三个月前他在街上被警察截获，怀疑他是当地非法移民组织里的成员，后来经人担保，没有判他的刑，不过还是把他遣返回内地了。他在内地的看守所蹲了一个月，出来之后立刻从深圳河那边偷渡，结果还没下水就让边防部队的狼狗叼住了，成了“二进宫”。这次他学精了，不再从深圳那边过去了，因为内地的解放军和香港警察两道关卡把守着边界，不太容易成功，反之从澳门上岸，只要过了解放军的关，澳门的警察就好对付了，他只是“过境”性质，不能拿他怎么样，从海上直接到香港，有人“领水”，香港海岸线较长，那边的警察是防不胜防的。“屈蛇”需要一笔钱，且蛇头随行就市加了近一倍的价钱，但这不

用光头操心，从联络蛇头的支取费用，香港那边早有一个神秘人物为他代办了。他是蛇船里受到特别关照的一位，不过这次他的运气也不好，已经在帆布包里的人堆里挤迫了三天三夜了。刚才就是有人受不了密封着的帆布包里面的齷齪空气才打咳嗽的。

被唤作“老大”的汉子，是一个精壮的中年蛇头，黑襟衫黑襟裤，一副水上人打扮。但是一瞥他的眼睛，就会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伪装。本份的水上人是没有这种鹰似的勾眼的。对海上生活熟悉是蛇头安身立命的本钱，但蛇头经受的海上生活显然又比一般的渔民惊险得多。这双骨碌碌的勾眼，捕捉着海面每一瞬间的变幻，哪怕是水底鱼儿冒上来的一串“呼噜”，也逃不脱这双眼睛。有人胆敢违背行规，从船舱里冒出头来，这双眼睛就斜扫过去了。正待发作，又听得“啞啞嗦嗦”一阵响，帆布包里又露出一张死人般灰白的脸来。蛇头想了想，把气忍了。肯把身家性命搭在他肩膀上的人，都是一些亡命之徒。如果过于严苛，惹怒了他们，反而坏事。便换一张面孔，劝慰说：

“再稍为忍一忍一吧，待会船开出海上，就可以把帆布剥下来了。”

“老大，快八点啦，再不开船，就赶不及进入香港市区了。”那张灰白脸哀告说。

说话的是一个澳门人，他羡慕香港的高工资、高消费，感到呆在澳门没有前途，便也来凑一份热闹。蛇头知道瞒不过他，便低声说：

“你以为我不着急？你们出的是钱，我出的是命！你也知道，我们碰上了个什么鬼案件！”

蛇头说的是他们正要动身的那天，澳门南通银行发生了一宗劫杀案，一个内地派驻澳门的解款主任，被劫匪当街开枪搁倒，送去境湖医院时，已返魂乏术了。本来为邻埠的这次特赦，澳门警方的神经就已绷得很紧了，这节骨眼上又死了一个大陆干部，更是不得了。事情关系到警方的声誉和与内地的关系，因此便倾巢而出，全面封锁了水旱两路交通。这样，这班倒霉透了的蛇客就一直在船舱里蹲了三天。要不是看在比平时高出几倍的价格，蛇头也就不走这趟水了。负责搭线拉人的蛇头，一早就向上船的蛇客交待好了，船到香港之后，就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，每个蛇客三万五千港元。

这时，老天爷似乎有意与他们作对，天高云淡，那月亮正正地悬挂在半空中，与海面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，把快艇将要驶经的水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快艇又向避风塘里退后了三四丈远，以免暴露目标。但从防波堤的口子里，仍可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天边每吹来一股风，海面便激起一阵颤栗，仿佛怕冷的人起的鸡皮疙瘩。甚至还看得见水警轮上的一个水警在甲板上撒尿。

“只有三个多小时啦！”那澳门仔绝望了。

“来得及来得及，我这是快艇呀！”蛇头安抚说。

这其实是一艘改装过的小型引水船，蛇头挖空心思地把原来船上高耸着的驾驶台等一应物件拆去，换上了一个蓬不像蓬罩不像罩的架子，以代替原来的船舱。航行的时候，蛇头就蹲在船屁股后面操着一个简易的方向仪。船上装有大马力的发动机，但船舷上斑驳的锈迹，表明这艘船已是进入暮年期了。因此那澳门仔轻蔑地打量了快艇一圈，说道：

“别吹了，即便是香港那边没有人拦截，就凭你这艘改装船，能不能及时赶到都成问题！”

蛇头勃然变色，一声不响就从腰间掏出一件家伙来。他不能容忍有人向他的权威挑战，在快艇上，他是独一无二的主宰。一直呆在船首呼吸新鲜空气的光头，眼看着要动武，一个箭步扑过来，扭住了蛇头的手臂。蛇头挣了几下，竟挣不脱。显然光头是喝过夜粥练过武的。“靓仔，别多管闲事！”

“大家同舟共济，何必生事！”

澳门仔惊魂未定，为争取群众，他突然朝帆布包低声喊道：“伙计们，没希望了，我们上岸自寻去路吧！”

帆布包一下被揭了几个大洞，黑暗中几个蛇客站了出来，快艇剧烈地摇晃了几下，下面立刻“噼噼啪啪”荡起了水的拍击声。蛇头见势头不对，只好把心一横：

“好！好！算我怕你们了。我开船，我开船。这次不论是我，还是你们，都是最后一次啦！”

蛇头让大家重新退入帆布包里去，大家互相对望了一眼，都乖乖地顺从了。

借着凶仔岛投下的暗影，快艇贴着岸沿悄悄地驶离港湾。船头碰上礁石或者搁置沙滩上，蛇头都用一根竹篙巧妙地撑开去。月亮这时正好躲进了云层，周围模糊一片。蛇头暗地里叫一声好，加快了撑篙速度。但走了不远的一段路，蛇头就有点气力不济了。这舢板模样的快艇，满满地塞着十五六人，早已超了负荷。加上怕弄出声音，弃轮机不用用人力，笨重可想而知。帆布包里有人听到蛇头的喘气声，便悄声问：“要助手吗？”这本来出自好心，但蛇头照着响动的地方就是一杆子。他

不要任何人插手，他能不能支持住心里有数。他干这营生已有十几年，要一个蛇客来当助手，传出去岂不招人笑话？且水警轮上经常有探照灯扫过来，躲避不及，就前功尽弃了。躲避探照灯，可是他的拿手好戏，看看光束就要扫过来，他先把船身迎着光束侧着，待光束一到，他就一个鹞子翻身，轻轻地一晃而过。在帆布缝里偷望他动作的蛇客，一颗心跳到了咽喉上，不由不佩服蛇头的机灵劲。蛇头奋力撑持，很快就到了岛影尾端。前面再没任何的遮拦了。蛇头迟疑了一下，待月亮完全钻入密云里，才换过一把桨，硬着头皮向公海方向划去。

在海面巡逻的水警轮，很久才发现前方有一片黑影子不寻常地晃动着，知道有人偷越封锁线了，便鸣枪追来。这时快艇已驶出近二千米，再不怕马达声惊动水警轮上的声纳探测器了，且屈蛇船别的设置可以马马虎虎，轮机却一定要最大马力和最快速度的，既然已让人发现了，更索性放开蹄子，箭一般地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银练，极快逃离了水警轮的视野。

公海上，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蛇客们很快就把帆布揭起来抛下海去了。蛇头一手把住方向仪，一边不无夸耀地说：“我这半辈子就干这一行，蛇客谁不认识我蛇头佳？正是金字招牌，永不磨蚀。你们找到我，算你们几生修道！”

“老大，究竟还有多少水路呀？”蛇客们都想尽快到达香港，谁也没闲情去理会蛇头侃大山吹牛皮。

“还有十来分钟”。

蛇客们听说，都雀跃起来，纷纷找着自己的最佳角度，向灯火朦胧的香港岛眺望。香港岛的轮廓越清晰，蛇客们越不安

份，个个站在船头，竟然把船尾掀高了，像一只啄米的母鸡。蛇头佳喝骂了几次，才把人群镇住。

“待一会儿靠岸，你们得涉水过去，一个跟一个，别大声说话。我领你们上公路，那儿停着一辆货车，这车会把你们载入市区一个地方，在那里由你们的亲属一一认领走，咱们的这笔买卖就算完了”。老大逐一吩咐着。

靠近香港水城，快艇的速度骤然慢了下来，蛇头佳解释说这是为了提防香港警方的水警轮。蛇客们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，生怕就要到手的幸福一个不留神又让海水给冲走了。

月亮这时不知浪荡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海水变了颜色，不再多情地眨眼睛，天穹更可怖地把头低垂下来。海面突然刮来一阵狂风，快艇被吹得几个踉跄，有两个女蛇客止不住地呕吐起来，惹得蛇客们纷纷避让，好一会才安静下来。有一个中年蛇客，拨开众人，径直往船头一扑倒地，跪在甲板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向上苍祈祷着什么。船舱里其余的蛇客，不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，都被这种如虚如幻的气氛镇住了，恍恍惚惚间，下意识地聚拢过去，双手合计，也跟着要跪下来。船屁股又翘起来了，不过这次蛇头佳却没有喝止。毕竟这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。不想这时候，却有人“哈”一声笑出声来。

“谁敢笑？”有人怒喝道。

没有人作声。但蛇客们已听出这讪笑是谁发出来的了。黑暗中，光头像一只喷气式飞机，让人反缚着后臂从人堆里揪了出来。

“不，不是我笑，我那敢笑。我一家三代都信佛信菩萨，买香火的钱比买米的钱还要多哩。”光头争辩着。

光头死不认帐，刚才被光头解救过一次的澳门仔也极力为他辩护，这宗渎神案也只好不了了之。有一个蛇客便教训光头说：“后生仔，信得神多神庇佑呀！”

话音未落，海面上突然同时亮起几盏探照灯，蛇客们对从天而降的光亮还未适应，又听见一个通过麦克风的声​​音夺人心魄地响起来：

“你们被包围了！被包围了！我们是香港水警，我们是香港水警！快双手抱头！快双手抱头！向我们靠拢！我们不会难为你们，不会难为你们！”

“不好！快蹲下来，快蹲下来！”蛇头佳临危不惧，喝住抱头乱窜的蛇客。

快艇迅速掉头转向，开足马力向原路遁去。一只水警轮要追过来，但起动速度不如快艇迅捷，徘徊了一下，便“哒哒哒”地扫过来一梭子。但快艇已经去远了。

快艇又垂头丧气地在公海上游弋着。

“老大，快十一点了，再不过去就真完了。”澳门仔又带着哭腔说。

澳门仔惨白的脸在黑暗里十分吓人，这种情绪极易感染其他的蛇客。蛇头佳恨他恨得牙痒痒，要不是顾忌光头，他早就把他掷下海喂王八去了。家家有本家法，帮有帮规，干他这一行的，谁手上没有几十条人命。蛇客上了蛇船，蛇客的性命就攥在蛇头手上了。

“路路遇上邪，你以为是我希望的！”蛇头佳无奈地说。

“谁叫你打保票？”

“兄弟，别说这种话好不好？你们上不去，对我也是个大损

失呀！”

蛇头要在蛇客上岸后才能拿到屈蛇费，蛇头佳这句话也十分在理。

见大家半晌不言，蛇头佳又打气说：

“放心，我还有一条水路，这次再不会遇上水警了。”

“还有一条水路？哪刚才你为什么不走？”澳门仔追着问。

“哦，那要绕一个弯的。”

“绕什弯？”

“你们看看，你们这位仁兄！”蛇头佳不满了。

“你说说看！”澳门仔还是不肯放过。

“大浪弯”。

“不行，这样走，到香港市区已天亮了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蛇头佳的鱼鹰眼向下一沉眯，“我在港府里有熟人，香港政府说是零时截止，其实还有四个小时的宽限，你们相信我好了。”

“这话可没听说过！分明你是在哄我们。”澳门仔看来已经心灰意冷，“兄弟们，我们回头算啦，犯不上搭上一条命！”

“是呀，太迟了。”有蛇客附和道。

蛇头佳这下急了，他用眼睛瞟了眼光头，又转身对站在身后的人说：

“你们可别胡说八道！你们可不像他，他是有澳门身份证的，澳门与香港的生活相差不了多少，他回去也同样可以悠哉悠哉过活。但你们内地人不成，回去就要做牛做马！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你们还能三心两意！记住，这次可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！”

蛇头佳的话极有煽动性。香港政府对近年来大批涌来的非法越境者十分头痛，一直考虑要采取什么强硬手段来对付。这次的特赦，主要针对一些已经进入市区工作的非法移民。这些非法移民已来了七八年，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，工作和生活都备受歧视。基于人道立场，也为妥善地调节一下本地的劳务市场，吸收一部分熟练工人加入香港的建设。香港政府决定大赦三天，凡已进入市区的非法移民，都可以在期限之内到各区临时设立的人民入境事务处进行登记，按顺序发给绿印身份证，如能在七年之内不触犯刑律，则可成为香港正式公民。大赦期限一过，立刻实行严厉的“即捕即解”政策，及制定相应的劳工条例，杜绝一切可以诱发非法移民过境的漏洞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蛇客们都明白事情的利害。产生了共鸣感。光头见状立刻表态说：

“我们已经坐在同一条船上了，谁半途退缩，那我就请他下船去！”

光头说得出做得到。他那一身铮亮的肌肉，连蛇头也惧怕三分。四处一片汪洋，这下澳门仔不敢吱声了。

快艇终于在凌晨三点多钟靠了岸。这时香港的夜生活刚刚落幕，大街小巷还有许多的车辆及行人。蛇头佳把蛇客们藏在码头边上的一个集装箱里，自己则出去打电话接头。屈蛇船没有按照原定的时间和地点靠岸，接应的人都以为凶多吉少了。蛇客们卷缩在比快艇帆布包里还闷气的铁罐子里，虽然极为难受，却没有谁说话。他们都在憧憬着将要来临的香港市民的生活。

很快，一辆面包车驶过来了，蛇头佳把他们塞入狭窄的车

箱里，便沿着市区大道绕了几个弯，最后在半山腰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。

早在别墅里等得不耐烦的蛇客亲属们，听到喇叭，都一副既惋惜又丧气的样子，涌过来迎接说：

“你们都来迟啦！”

“来迟啦？”有的蛇客不相信地惊呼道。

“三个小时之前，所有登记非法入境者的事务处都关闭了！”

蛇客们在船舱里憋了三天三夜，亲属们也在别墅的黑房子里等了三天三夜。吵闹、叫骂都无济于事，眼睁睁地看着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宣布特赦已经停止，但蛇头还要他们留下来等。满怀希望的蛇客，神情恍惚的听着亲友们的抱怨，好久才明白上了蛇头的当，个个呆若木鸡。

这时候，蛇头佳已经溜走了，别墅里面出来几个打手模样的人。其中一个个子高高瘦瘦的，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的人拱手对蛇客们说道：

“恭喜你们十多位啦，你们终于来到了东方之珠——香港！”

“还恭喜哩，你们怎么干的，早过了特赦时间了。”蛇客亲属嘀咕说。

“这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！但现在人已经送来了，你们总得交钱领人吧！”

亲属们面面相觑，都不太情愿。有些人更交头接耳盘算开了，既然已经超过了时间，领回来的亲属将无法在香港立足，再花一笔钱领人太不合算了。便向蛇头表示他们放弃认人了。

“这不行！天底下那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”不交钱不认领，一个也别想走。我这里早就登记下你们的姓名地址，只要我一个电话报警，你们口袋里的钱充公不算，还要留下案底的！”墨镜后面闪烁着一双狡黠的眼睛，“这样吧，我来替我们大哥做主，每人收你们一个八折，怎样？”

亲属们一动不动。蛇客们这时已被驱赶进一间房子里关了起来，对于外面决定他们命运的争执一无所知。他们都还抱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。

“七折，别敬酒不喝喝罚酒，再不吭声，我们就要撕票啦！”墨镜又威胁说。

肉在砧板上，蛇客落到墨镜这种黑人物的手上，无任何的保障，要剮要剥由他们？亲属们迫于无奈，磨蹭了一下，最后只有妥协了。澳门仔和光头先后被人带走了。光头临出门时，向在场的人说了一句“后会有期！”

终于，大部分的蛇客都被领走了，剩下了两男一女没有买主，睁着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大门口发怵。

这两男一女，都是内地人。芦佩峰和芦梦君是两兄妹，高敏清是芦梦君的未婚夫。他们并非是无人来认领，那帮子蛇客亲属里面，就有高敏清的伯父伯母。敏清还和攀上前来的伯父说过两句长短，当墨镜他们把蛇客推搡进一个房间时，一晃眼，伯父伯母都不见了。显然是趁乱乘机溜走的。

“你们三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蛇头佳不知什么时候又折了回来。

“老大，你好！你坑了我们！”芦佩峰向前倾着身子，双眼喷火。